

海盜風云

完美珍藏版
1-10部 PIRATE



【作者】
松岡夏樹

【插图】
雪舟薰



海盜

FLESH BLOOD

風 云

作者:松风夏树 插画:雪舟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风云系列/(日)松冈夏树著;插画雪舟 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7-204-07914-0/J·380

I.海… II.①松…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13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8-2007-005 号

Eikoku Youitan 1 Eikoku Youitan

© Shinohara Miki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Beijing CHINA

海盗风云系列

[日]松冈夏树/著 [日]雪舟 薰/插图

作 者 松冈夏树

插 画 雪舟 薰

责任编辑 墨色

特约编辑 蓝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道 2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7-204-70914-0/J.380

定 价 49.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755-512945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风云系列/(日)松冈夏树著;插画雪舟 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7-204-07914-0/J·380

I.海… II.①松…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13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8-2007-005 号

Eikoku Youtan 1 Eikoku Youtan

© Shinohara Miki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n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Beijing CHINA

海盗风云系列

[日]松冈夏树 / 著 [日]雪舟 薰 / 插图

作 者 松冈夏树

插 画 雪舟 薰

责任编辑 墨色

特约编辑 蓝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道 2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7-204-70914-0/J.380

定 价 49.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755-51294560

海盗 FLESH BLOOD 风云

人物介绍



东乡海斗

在英国生活的十七岁日本少年。为反抗母亲而染着红发。在与朋友和哉做寻访英国海盗之旅时坠入时空隧道，回到十六世纪。为了生存不得不利用历史知识谎称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也发现所面对的历史与自己所知道的有微妙的不同。以船舱侍者的身份跟随杰夫利进行冒险，对杰夫利产生了好感。



杰夫利·洛克福特

二十六岁，“克罗利娅号”的船长。德雷克的下属与心腹。容貌英俊，喜爱华服美饰，生性爽朗，深得部下拥戴，头脑聪明，作战想法大胆。由于家庭的悲剧，成为不信教的叛逆者。他收留了海斗，并多次从海上与宫廷中的争斗中救出了海斗。称海斗为“凯特”。



那捷尔·格拉罕姆

“克罗利娅号”的航海长。对人严格，律己更是严格，能力出众。与杰夫利有着很深的渊源，是他最好的理解者与支持者。少年时的不幸经历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原本对海斗极度不信任，但在共同生活与冒险后对海斗打开了心扉，并且产生了淡淡的恋心。这令杰夫利感到很矛盾。



文森特·德·门多萨（桑地亚纳）

西班牙海军年轻士官，出身贫寒的骑士家庭，曾经眼看妹妹在眼前死去。在进入英国执行任务时救起了昏迷的海斗。他是让英国警察长官沃尔辛厄姆都气急败坏的强敌。一心想要把海斗带回西班牙为国所用的他曾经数次与杰夫利遭遇，甚至意图劫狱带出海斗，虽然这些都失败了，但他绝对不会放弃。身边跟着忠实的侍者雷欧。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时空奇航 4

第二部

最初的航海 74

第三部

似是而非的真实 125

第四部

荣光的诣见 178

第五部

英格兰的囚徒 242

第六部

法兰西的密使 294

第七部

不再回首的决意 345

第八部

追捕与逃亡 400

第九部

黑发的保护者 458

第十部

审判与阴谋 517

海盜

FLESH BLOOD

風 云

作者:松风夏树 插画:雪舟薰



海盗 FLESH & BLOOD 风云

人物介绍



东乡海斗

在英国生活的十七岁日本少年。为反抗母亲而染着红发。在与朋友和哉做寻访英国海盗之旅时坠入时空隧道，回到十六世纪。为了生存不得不利用历史知识谎称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也发现所面对的历史与自己所知道的有微妙的不同。以船舱侍者的身份跟随杰夫利进行冒险，对杰夫利产生了好感。



杰夫利·洛克福特

二十六岁，“克罗利娅号”的船长。德雷克的下属与心腹。容貌英俊，喜爱华服美饰，生性爽朗，深得部下拥戴，头脑聪明，作战想法大胆。由于家庭的悲剧，成为不信教的叛逆者。他收留了海斗，并多次从海上与宫廷中的争斗中救出了海斗。称海斗为“凯特”。



那捷尔·格拉罕姆

“克罗利娅号”的航海长。对人严格，律己更是严格，能力出众。与杰夫利有着很深的渊源，是他最好的理解者与支持者。少年时的不幸经历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原本对海斗极度不信任，但在共同生活与冒险后对海斗打开了心扉，并且产生了淡淡的恋心。这令杰夫利感到很矛盾。



文森特·德·门多萨（桑地亚纳）

西班牙海军年轻士官，出身贫寒的骑士家庭，曾经眼看妹妹在眼前死去。在进入英国执行任务时救起了昏迷的海斗。他是让英国警察长官沃尔辛厄姆都气急败坏的强敌。一心想要把海斗带回西班牙为国所用的他曾经数次与杰夫利遭遇，甚至意图劫狱带出海斗，虽然这些都失败了，但他绝对不会放弃。身边跟着忠实的侍者雷欧。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时空奇航 4

第二部

最初的航海 74

第三部

似是而非的真实 125

第四部

荣光的诣见 178

第五部

英格兰的囚徒 242

第六部

法兰西的密使 294

第七部

不再回首的决意 345

第八部

追捕与逃亡 400

第九部

黑发的保护者 458

第十部

审判与阴谋 517

第 一 部 时空奇航

风的确很强。听到地名的那一刻，东乡海斗漠然地想着。头发四散着、阿罗哈的衣裾翻飞着、裤子在腿上紧贴着。强烈的空气流吹得人抬不起头来，似乎抬一抬脚整个人就会被吹飞一样，于是膝下用力拼命地走着。即使这样，海斗仍然为自己的预想实现而感到满足。七月的天空晴朗如洗，加上风的作用，根本就看不到云彩。没有暴风雨的日子仿佛在暗示着十七岁的暑假，会有多么的美好！

“什么也没有嘛。”

站在兰斯恩得——位于英格兰西部的康沃尔半岛的最先端，被称为“大地之端”的断崖上的海斗看着描绘出和缓曲线的水平线叹道。对，这里的确什么也没有，只有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的欧石南。海斗在想，过去的人们是看到矫健地飞翔在大海上的海鸥从而决心驾船出航的吧？活在陆地上，行动是被局限的。但是海上则不同，他们一定也像海斗一样，曾经站在这岩石之上看着海平面吧。在那苍空与蓝海融合的彼方，一定有什么存在着，他们这样坚信着，向着冒险之旅进发。

（心中张开的帆乘着满盈的梦前行。）

海斗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情，如果自己处在同一立场的话，也会登上船的，然后，充满期待地去找新的世界。

但是，他的这种兴奋心情并没有持续多长，因为他在兴奋中探出身子向崖下看了一眼。

（呜哇……）

产生了就这样向海中坠落的错觉，海斗慌忙后退。他有轻度的恐高症。从高层建筑的展望台上向下看还没关系，没有铁丝网等护具张在周围虽然会感到不安，但也不是不能站在上面。可是脚边的岩石崩落，自己落入空中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完全没有体验过却如此真实，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心脏狂跳、冷汗直冒、腿肚转筋，虽然难看，可

是自己也没办法。）

恐怕自己的状态被朋友发现，海斗偷偷看看旁边。但当转头的时候，染成红色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飞，扎进了眼里嘴里，只好又慌忙地把头转回来。

“呜……吓……可恶……眼睛疼死了……”

按住头发，海斗又回头去问神色自若地用相机拍摄周围景色的同伴。

“喂，你拍这里干什么？除了悬崖和海面之外什么也没有啊。”

“做纪念。”

森崎和哉微笑着，又按了一次快门。

“来到大不列颠最西端的纪念。”

又是那副一贯的安稳的表情，但就是哪里让海斗感觉到不爽。每当海斗看到和哉那只有嘴角在往上提的刻板笑容，就会觉得他其实根本不想笑，只是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好，总之就是笑得很放弃的感觉。

（而且，现在是笑的场面吗？如果我对他说“你真奇怪啊”之类的话，他一定会光火，叫“罗嗦，你管我”之类的话吧。）

海斗确信，和哉其实也在想“多此一举”的，而他之所以没有进行反驳，是觉得没办法去反驳。所以海斗没有责备和哉暧昧的态度，他能做到的就是和刚才一样装做一点也不在意，转换一些有的没的话题。

“要做纪念的话，应该把自己也一起拍进去吧？我来给你拍吧！转来转去拍的都是风景照片，不是太无聊了吗？”

海斗说完，和哉又露出了一个笑容，看起来比之前的更困惑。

“不用了，我不想看自己的脸。”

“为什么？”

“长得丑，没有上照片的价值。”



海斗为这意外的话吓了一跳。他从不认为和哉丑,从未染过或脱色过的直直的黑发,女儿节娃娃一样的剑眉与细长的眼,就连嘴部的线条也很温柔。他是有着用“美丽”“华丽”来形容也不为过的端正容貌的人。

“谦虚太过也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和哉用衬衫下摆擦拭着相机上的灰尘,回答海斗。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表达不当而已。我比起拍留影照片来更喜欢风景照,因为自然的美是无法比拟的啊。”

海斗释然。

“啊,是这个意思啊。”

和哉把照相机转向海斗这边,看着取景框。

“我就不用了,给海斗拍一张吧,做为夏天的回忆。”

“要拍得超帅哦。”

海斗露齿一笑。

“怎么样,这个好莱坞明星笑?”

“不坏,要拍笑着的照片的话,果然是模仿明星的好,他们可是职业的,知道怎么做才最上镜头,但是如果拍得再漂亮些,不要像现在这样把牙全都露出来为好。”

伴着快门的声音,海斗苦笑:“别这么认真好不好,我只是开个玩笑,你这么认真地反应的话,我会困扰的。”

和哉的表情一瞬间冻结了,缓缓地放下照相机:“对不起。”

“这不用道歉的啊……”

“嗯。”

海斗背过脸去,他不想再看和哉无法戴上笑脸面具的样子,而且也在后悔,自己并不是有意要说会伤害和哉的话啊。

(这也没办法啊,我就算是嘴巴快了些,可是也想不到他会这么想啊。)

再一次为两人的复杂关系陷入窘境的海斗背着和哉轻声叹了口气。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一同到英国来的两个人,从相当于日本小学的预科起就认识了,现在正在伦敦郊外的寄宿学校“圣克利斯托佛”念书。都在高等

教育备考班,而且是同桌。所以双方都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

(和哉很正经,很少会开玩笑,特别是他不会说愚弄我的话。因为有顾忌在,我是分社长的儿子,而和哉是部长的儿子……)

胸口一紧,海斗皱起了脸。似乎是要好好地一起度假的两个人,其实却不是朋友,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长年来让自己烦恼的残酷事实与疑问又在海斗心中翻腾。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突然崩溃后,两人父亲工作的三舛商事为了保本经营决定缩小海外公司的规模,于是自然做了人事更替。

伦敦分公司这几年来都没能达成经营目标的前社长被叫回了日本,被总公司以不适这个职位为由撤职了。另一方面,董事中最年轻能干的海斗的父亲东乡洋介被推选为新社长,而他的心腹,和哉的父亲森崎公志也成为了营业部部长,位置相当于副社长。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洋介引入了彻底的实力主义,将在伦敦分公司蔓延的人浮于事、奉承巴结、阳奉阴违的恶习一概铲除。

洋介对毫无积极性的职员给予了明显的冷遇,连管理层的人员也不例外。虽然跟不上变化的人感到很恐慌,但之前被资历因素所阻,无法发挥的年轻人们对此极为欢迎,一下子都变得意气风发。人就是这样,只要明确地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就会积极努力的。

变化一点一点地,但是确实地来临了。自从洋介接掌分公司开始,伦敦公司的业绩终于止跌,开始回升,奉了严命而来的洋介也更为公司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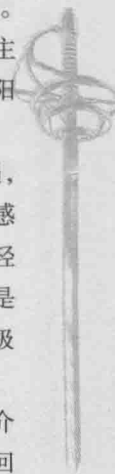
但是,情况好转的只有公司内部——男人的世界而已。长驻人员的家属们仍然一如既往的被上下职位所局限,女人们的世界还是保守的。而这种保守说不定正是她们所自我希望的。

海斗撇了撇嘴。

(我爸爸很自豪地说:“在国外日本人的社会就跟公司宿舍一样,丈夫的职位决定女性的地位。”)

所以,有个大公司分社社长丈夫的海斗母亲,友惠,就自己成了“驻外太太等级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

友惠对自己享受的身份与权力没有半点疑问或不满,而且比任何历代英国分公司社长夫人都更加热心地守着序列。她只对与自己同等级的女性示以





友情，而对部下的妻子们则完全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仆般的存在。在实际上，她也常做召开个人舞会时叫她们帮忙，去买东西时叫她们当司机的事。

“我丈夫在印尼分公司的时候我也常帮忙分社长夫人举办招待酒会啦什么的，那时忙得很哪，可我做起来利利的。这样一来我丈夫也就受到上司的注意了，这种贤内助的功劳啊，可是不能小看呢。”

这是友惠的口头禅，部下的夫人听了这话后就无法拒绝友惠的要求。

（你说够了吧……！）

海斗确信，就算那个印尼分公司的社长夫人也是个公私混同的人，但也不会像友惠这么厚脸皮，而且傲慢的友惠为他人低声下气这也是很不可能的。多半，这只是为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而撒的谎。

（一想到我是从这个丢脸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就觉得好悲哀啊。）

由于权势欲的过剩，友惠的想像力极度贫乏，根本想不到自己的行为带给儿子这样大的耻辱。她真正觉得重要的就只有自己，什么都以自己的立场为最优先，为此可以毫不犹豫地践踏他人的自尊心。

（她也不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根本就只是她的附属物而已，就好像脐带都没有断一样。）

希望哪怕一刻也好，早些从母亲的影响下解脱。可海斗的不幸就在于他是友惠“自豪的儿子”。

海斗钢琴弹得很好，画也画得不错，友惠就说他的艺术才能一定是自己遗传给他的没错；考试考了好成绩，就向同学的母亲们宣扬“果然是母亲鞭策他的成果啊！”全都是友惠的功劳，海斗自动的学习，努力地练习乐器这些她都不承认。

（和善的我，了不起的我，怎么称赞都不为过的我。我、我、我！她都我成病了。）

而且海斗无法忍受的不只是母亲。对于知道母亲的横暴却无动于衷的父亲的无神经，海斗也不能原谅。只对以全世界为对像的工作充满热情，只对往上爬感兴趣的洋介根本对无聊的女人与小孩的世界没空过问。

这就是海斗无可代替的双亲。就算再怎样不承认，这个事实还是无法抹灭的。而且，他就算拼命地说着自己和双亲毫无关系，也完全无法从那个愚蠢的等级社会中逃开。海斗咬住嘴唇。

“老太婆身边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不要触她的霉

头，否则的话，她就会像《艾丽丝漫游仙境》里的红心女王一样，叫着‘把她的头砍下来！’”

当然，她们对被视作友惠的东西的海斗也是诚惶诚恐的。假如让海斗受伤了，骂哭了之类的事传到友惠的耳朵里，那就完蛋了。所以母亲们都对自己的孩子说：“要和海斗君好好相处，玩具什么的，只要海斗君喜欢就给他，不然妈妈会为难的。”

这样一来，还弄不清大人之间的事情的孩子们都对麻烦的海斗避之不及，而明白母亲用意的孩子则都成了什么事都听海斗的应声虫。

（对，就像和哉这样。）

结果海斗根本没有知心朋友，谁都不会和他说真心话，也不会认真和他吵架。就算海斗再怎么装傻搞笑，他们看见了也装做没看见。他们一定在怀疑，如果笑了的话，海斗会去告诉友惠。海斗一想到自己被看成这样的人就难过得很。可是即使向他们发誓“我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他们也不会相信。不，就算相信了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可恶……！）

海斗愤怒之极。他不希望受到任何人的特别对待，可是事情总向着与他意志相反的方向发展。友惠会对海斗执着是因为他的容貌长得像自己，这是个海斗怎么做都无济于事的理由。

“眼睛跟我一模一样，大大的，睫毛又长，鼻子和我一样高，嘴巴像他爸爸这一点很糟糕，但也算漂亮。婴儿的时候嘴唇是粉嘟嘟的，常被人当成女生呢，不过我觉得还是男孩子好，是女儿的话我会嫉妒的，怎么说也比我年轻么。这一点上，儿子再怎么帅也不会成为母亲的竞争对手吧？”

不管是谁，友惠都会说这番话，看到她那个样子海斗就觉得反胃。仔细听听，她其实是借着夸儿子在夸自己呢。

不仅傲慢，而且自恋。东乡夫妻还有另一个儿子——到伦敦后生的洋明。由于他像父亲洋介，友惠对他基本没什么兴趣。这是另外一个让海斗难以忍受的问题。看着一心恋慕母亲的幼弟，海斗就感到虽然自己不愿意，但事实上夺走了母亲的爱，而陷入自我厌恶中。而洋明也敏感地觉察到哥哥受到偏袒，对他有着敌意。

“不要管我了！”

思春期到来的时候，海斗变着花样地惹出各种



问题,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友惠用自认为“充满慈爱”的表情笑,用像在抚慰猫一样的口气说:“在教室抽烟、染红头发,溜出宿舍外宿都是不好的事,可是男孩子么,有点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办法。虽然我也讨厌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可是怎么能这样就丢下海斗不管呢?你是妈妈又英俊、又聪明自豪的儿子啊。”

简直是对牛弹琴,海斗已经无话可说了。友惠的眼睛只看想看的東西。她完全不懂海斗的心情,因为她的爱只是一种自恋而已。

“……唉。”

海斗又背着和哉叹了口气。孩子不能选择双亲。虽然知道是他们给了自己优渥的生活,自己也很感激,但他还是梦想着自己能过着不同的人生。家庭虽然并不富裕,但双亲充满温情。每天都过着安稳的日子。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只会觉得难受,怎么也无法习惯家里的空气,总有一种抹不掉的自己该呆的地方不是这里的违和感。

(我干脆一个人,这样也许会快乐些……)

因为感到疲劳而放下手,于是头发再次飞进眼睛里,疼得要命。为了排出异物而溢出的眼泪在不留神间带上了感情色彩,海斗拼命地忍住——对,再忍耐一下就可以毕业,就职,然后独立了。靠着双亲生活会被友惠干涉,只要自己挣钱自立了,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和真正投契的人一起过着快乐的日子。

(要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还问我为什么要去过那种不便的生活?开什么玩笑,现在看来可是帮了大忙。如果真的二十四小时都要和老太婆大眼瞪小眼的话,我会疯掉的!)

圣克利斯托佛是各国子弟集中的国际学校,学生们的生活习惯多种多样,所以宿舍生活中也会有不少彼此都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和外国朋友的话,就可以与父母没有关系地交往了。常常和海斗一起干坏事的澳大利亚人开朗的法弟,英属直布陀罗出生的潇洒的卡尔洛斯,日本迷的多哥人凯弥,海斗最喜欢这三个人。但是,对于称为“知心朋友”这一点还有些犹豫,他觉得和他们没有那么深的心之交流。

(其他的话题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对他们说自己的烦恼……他们多半会讨厌这种麻烦事

吧,虽然可能是我多虑。)

海斗唯一的误算就是和哉入学的事。在多得像天上星星的学校里,他为什么偏偏选了圣克利斯托佛呢?海斗对这点很耿耿于怀,在预科学校时代就以头脑好出名的和哉应该去学力更高的学校的。

(莫非是老太婆对和哉的妈妈无理强求,让他到学校来监视我的……)

海斗这样想。无论是为了和哉还是为了自己,海斗都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出于自愿。可是,他又没法直接问和哉。万一拿出勇气问了,得到的是“没错,就是来监视你的”的答案,他恐怕无法再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结果就只好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再想了。

(与人交往的距离感是很重要的,谁都有不愿意被他人踏入的部分,太远或太近的话都不可能让双方的舒适空间保持下去。可是,自己能决定这个距离的话当然好,如果想接近又无法接近,那可是太寂寞了。)

海斗侧眼看了看和哉,他的脸上没有了伤心的样子,只是呆呆地看着海,从表情上看是在想事,可是分不清他在想什么。这种时候,海斗就很想要读心术。

“差不多该走了吧?”

海斗问,和哉以笑脸回答。

“嗯。得在天黑前到普利茅斯。”

“找住处是吧?你找了食宿一起的地方?”

“没有住旅馆的余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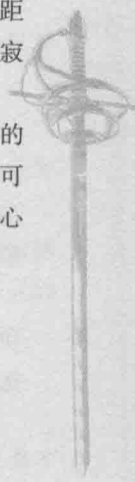
“对对,贫穷旅行么。”

知道他没有产生芥蒂,海斗松了一口气。他并不讨厌和哉,即使他不会真心喜欢自己。最初海斗为和哉的存在而感到忧郁,但也和他一起住了——一起同居的多半都是肤色相同的人——交往多了自然抱着些好感。认真的和哉虽然不会像法弟他们一样和自己开玩笑,但在海斗外宿被老师发现的时候,困惑的他仍然高明地帮海斗把老师骗了过去。

(他真的是个好人呢……)

和哉很聪明,又很体贴,是和他在一起会很放心的那种人。性格稳重,有讨厌自我张扬、与人竞争的倾向。也就是说,是和爱自我显示、竞争心强,最不服输的海斗正相反的性格。

对与自己完全相反的人,人不是抱着强烈的兴





海斗

FLESH
BLOOD

风云

趣就会抱强烈的反感。

海斗是前者,就算性格与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毕竟都是日本人。容易沟通,心的倾向也是共通的,某种程度上说,不用语言表达也能了解。而对母语不通的人则很难表达出这一点。即使是说英语的海斗也无法将微妙的感情完美地表达出来。

(真是感谢啊,我们的精神部分是共通的。和哉很善于听别人说话,而他说话也很有意思,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和他一起旅行了。)

假如和哉的父亲不是洋介部下的话,说不定自己已经找到出生以来第一个“知心朋友”了呢。海斗微微笑了一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满足现状吧。也许和哉并没有向海斗敞开心扉,所以他多少察觉到这一点而更加小心的温柔吧。

“喂,二位。”走向汽车站的两人被人叫住,听口音像是对美国情侣。

“如果方便的话,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

“可以。”

好人和哉接过他们的波拉罗伊德照相机。

情侣在写着“距纽约三千一百四十七英里”的里程碑前面拥抱,摆出了刚才海斗那样的大笑脸。

“请保持这样不要动。”和哉这样说着按下了快门,很快一张一次成像纸就伴随着嗡嗡声从口送出来,他拉出它,等待情侣的样子浮现在上面。

“嗯……拍好了。”

认真的他确认过后把相机和照片还给了两个情侣。

“这样可以吗?”

“谢谢,哇,好棒的笑脸!”

“就像本人一样美,亲爱的。”

情侣高高兴兴地说着,转向和哉,说道:“作为回礼我们来帮你们拍照吧,一次成像,马上就能拿走哦。好,靠近点儿!”

人很好的女性拿起照相机,海斗和和哉肩并肩地靠在一起。

和哉明白对方是出于好意,所以即使讨厌照相的他也没有拒绝,老实地做了。

“两个人都照得很帅呢。”

海斗与和哉凑上去看递过来的照片,和哉眯着眼睛,而海斗似乎在眨眼,一副想睡的样子。算

了,虽然算不上是最佳状态,总算是微笑的样子了。

抱住恋人的肩膀,男人问:“我们是在祖先住的威尔士转过来了,沿着海岸线到这里来的,现在要去达摩尔湿地玩福尔摩斯游戏,你们呢?”

“那我们正好相反,接下来要去普利茅斯。”

男人对海斗微笑一下。

“好地方哟,那里是被英国教会迫害的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向新大陆航行的地方,你们也知道吧?”

“啊,历史课上学过的。”

海斗对这个其实没什么兴趣,但这种场合也不能表现出来。

“祝你们旅途愉快!”

“也祝你们,谢谢你们的照片。”海斗回礼,情侣高兴地挥挥手,离开了。

“这个怎么办?”用手指夹着照片,海斗问。

“这也是值得回忆的照片吧?”

“那我就拿着了。”

海斗从背袋口袋里取出钱包,把照片夹了进去,





这样就不会弄皱了。然后把钱包放回原位,转脸看着和哉。

“好,我们向普利茅斯出发!”

和哉很有精神地高举右手,喊:“哦!”

当他们到达公车站的时候,得知汽车已经进站马上就要开走了,而且错过这一班的话,就又要再等两个小时。

“哇——别开车啊!”

“我们要上车!等等我们!”

海斗和和哉大叫着全速冲刺过去。

从彭赞斯到普利茅斯,坐英国引以为豪的特快列车“Inter City125”只需不到两小时。对上火车或巴士就想睡的海斗来说,是睡不了多长时间的。

“啊,好难吃,居然能做得这么难吃,也真不容易了……”

海斗咬了一口从车上小卖部买来的三明治,皱起了脸。赶快用红茶漱了漱口,继续读着导游书。

这次旅行的主题是“追踪女王的海盗”,从伦敦一口气到最西端的彭赞斯,然后去普利茅斯、波恩茅斯、桑普顿、波茨茅斯这些西南部港口的巡历。

旅行的契机是英国史课。

“英格兰开始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开端的十六世纪,是被称为处女女王的伊莉沙白一世所支配的最灼热、激荡、华美的时代。”

“母亲以不义的罪名被处刑,被人看成私生女蔑视,又被姐姐玛莉女王敌视,常处在生命危险中的她,即位后受到威廉·塞悉尔、法兰西斯·沃尔辛厄姆等能干的臣子支持,为将我们的祖国从一个远离欧洲的小岛建设成冠称世界的大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她振兴了戏剧等文化,为丰富心灵而做出了努力。这样的她在当时被民众称为‘好女王贝斯’而崇敬。”

这样说的福克斯老师恐怕是伊莉沙白女王的大Fans,海斗想。

“她的治世中有着众多的事件,但最大的莫过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了。面对以雷巴德海战胜利而名震天下的西班牙强大海军,当时的英国舰队的舰只少得可怜,怎么想也没有胜算。但是,女王陛下的海盗们——她颁发以‘私掠许可证’,掠夺西班牙商船获得的财宝,然后将财宝分给伊莉沙白以做军

备费用,充实国库。在乔·霍金斯、法兰西斯·德雷克、托马斯·卡文提许这些勇敢的海之男儿的活跃下,终于击退了强大的敌人。”

教室各处的英国学生们兴奋地叫起来。

“德雷克!我从小就想当个他那样的海盗!”

“我也是!像亚瑟·兰登故事里的孩子们,我们常玩这个游戏的。”

“玩过玩过!我也玩过‘金银岛’游戏呢,我想做强·席尔瓦,用一条腿跳着走!”

听了他们的话的海斗有些吃惊。因为自己也真正想过同样的事。即使远隔重洋,小孩子们的游戏却是惊人地一致。

海斗问邻座和哉:“我幼儿园的时候也玩过海盗或忍者游戏,你呢?”

“一样。如果说哪个好的话,我更喜欢海盗游戏。”

“同感,忍者游戏都是扮头领的那个在玩,只看他一个挺没劲的。”

和哉微笑着。

“虽然海盗也有头领,可是在船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真好玩。那时候我祖父有条游艇,假日的时候就带我和朋友一起去玩,我们玩这个玩得可开心呢。”

“那很棒哦,我也想去。”

认真地在羡慕海斗的和哉忽然发现了什么。

“对了,因为你祖父是海之男儿,所以你爸爸才给你取带海字的名字吧。”

海斗苦笑。

“嗯,可是只有真正是海员的祖父会开船,爸爸和我都不会。祖父去世后就马上被卖掉了。如果祖父再长寿一些的话,我就可以拜托他教我了。”

和哉点头,浮起感动的表情。

“这里是英格兰耶,之前我都从没意识到,这就是德雷克他们的国家。”

“是啊……”

海斗为这个发现胸口一热,虽然与海盗同样憧憬的假面骑士们不存在现实当中,但“恶魔之龙”法兰西斯·德雷克却是确实存在的,就在这个国家与世界的海洋上驰骋。本来觉得是触摸不到的历史人物,忽然间似乎就近在身边。海斗的胸中忍不住扑腾起



海盗

FLESH
BLOOD

风云

来。

“德雷克是以哪个港口为根据地的呢？”

“普利茅斯，他出生在塔比斯德克，父亲是贝德二世伯爵。”

海斗的问题马上得到了和哉的回答，连没问的也一起说到了。看来他喜欢海盗绝不是伪装，他一定做了很多和英国史功课无关的调查。

海斗神秘地说：“你不想去看看吗？”

和哉瞪圆眼睛看着他，然后歪着嘴角笑了笑。这一瞬间，两人的暑假计划就订好了。

（过一会儿就到了。）

海斗将最后一点面包塞进嘴里，微笑着。调查了都铎王朝的海盗们的行动，议论着要去哪个港口的时间已成过去，迎来快乐暑假的两个人如今正在旅途中。

（有皇家海军团博物馆的波茨茅斯很好，也想看看太平洋航线豪华客轮的家门口桑普顿，但主要目标还是普利茅斯啊。）

海斗看着导游书的记录。儿时德雷克与家人住的圣尼克拉斯岛——现在这个岛被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生前即达成环游世界，获得巨大财产的他在郊外购买了原修道院的巴格拉特庐。无敌舰队出现在英国海峡时，德雷克和霍金斯等海军将校正在玩保龄球前身的“九柱戏”的“球之丘”（The Ball）。

七月十九日，德雷克登上复仇号向西班牙人出击。

（今天没时间了，但明天一定要去附近走走，去看球之丘、斯密顿塔……）

海斗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就到目的地了。为了避免下车时再准备的慌乱，把和哉叫起来吧。

“喂，快到了哦。”

睡得快醒得也快的和哉一叫就睁开了眼，然后看到了盯着自己的海斗的脸，惊讶地说：“啊……”

“怎么了？”

和哉把双手覆在脸上，安心地长出一口气：“太好了……是梦啊。”

海斗歪过头：“什么梦？”

“你不生气吧？”

“嗯。”

“两个人在船上……哪，就是观光帆船似的那

种，然后船触礁了还是什么的，不断进水。和其他客人一起转移到救生艇上时，才发现海斗不见了。”

“走散了？”

“多半吧……我对船员说要去，他说不行，来不及了，然后拉住了我。他们硬开着船离开帆船的时候，你却出现在甲板上，叫着不要丢下我，挥着手。虽然我求他掉回头去，可是……”和哉叹了口气，“却谁都没有了。”

“没有了？”

“只剩下我一个，就像烟一样，拉住我的船员和其他乘客一下都消失了。然后我想先掉头，去驾驶处却发现没有舵轮，根本不能操纵，怎么办呢？陷入混乱的时候就被你叫醒了。”

海斗苦笑：“结果我还是被抛下了吧，过分期——”

“太真实了，好恐怖，你叫我起来真是太好了，可是……”

和哉抬起头来看海斗。

“梦见这种非常真实的梦时，总是会在意，再发展下去会变什么样呢？”

海斗点头。

“啊，我明白，但是和录像带不一样，梦到的东西只要一中断就会永远沉在黑暗中了。”

“不过，醒过来虽然是看不到了，可是似乎仍然留在脑子里的哪个部分一样。要是有个能抽出它的机械就好了。”

“让你继续你的梦？说什么梦话啦。”

和哉仍然没有释怀的样子。

“唉，只有我会在意吗？海斗你一点兴趣也没有？”

“虽然不是没有兴趣，不过不像你这样。做着非常好的美梦被叫醒的时候可是会觉得‘可恶……’可是那毕竟是幻觉么，和和哉不一样，我是大人了，所以懂得放弃。”

“抱歉我还是小鬼。”

看着鼓起腮帮的和哉，海斗笑起了来，然后忽然想到一件事。

“这么说的话，我也有做过很逼真的梦后想到奇怪事的经验。”

“什么经验啊？”

“我认为是梦的东西，会不会是另一个世界的



现实？”

和哉探出身子。

“有意思，就像平行宇宙似的。”

“什么平行宇宙？”

“科幻小说经常使用的设定。我们认为只有一个的世界其实有无数个。有五分钟前的世界，也有五分钟之后的世界，二战后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占领了日本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海斗很意外：“你喜欢科幻小说啊？”

“我们是‘X档案’世代么。”

“我也看过，可不爱看书。”

“不会吧，那是最高的娱乐了。总之这个世界上，也许有着许多并行的时间说不定，或者有着‘另一个我’生活的世界有无数个存在，懂了吗？”

“大概吧……”

和哉见到海斗点头，继续刚才的话题。

“就像海斗说的，平时被时空之壁阻隔无法前往的另一个世界，在你沉睡的无意识状态下就可以看到。是这样的感觉吧？但是你们彼此都会以为这是梦，仍然不会意识到‘另一个自己’的存在？”

“宾果，你不觉得真是这样的话会很恐怖吗？万一我迷路了再也回不来可怎么办？”

“这样一来就成了时空迷路者，被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肉体就这样永远醒不过来了……”

口气依旧冷静，和哉皱起眉头。

“回不来了是很可惜，但是，如果那边比较快乐的话，也可以让自己不回来吧，再一次开始新的人生。”

海斗认真地盯着他：“你刚才说再过一次人生？你有什么不满吗？”

和哉耸耸肩膀。

“不是什么无法忍受的不满……可是会想，这样下去要怎么样啊，每天什么也不会发生，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憋闷得很。如果能把一切都舍掉，去一个环境设定完全不同的场所，一定能以新鲜的心情生活下去吧。”

海斗叹了口气，今天的和哉真是让他吃惊。

“怎么说……意外的一面啊。”

“是吗？”

“和哉看起来老老实实的，其实比我还要过激，我还没有到想舍弃这个世界的地步。”

和哉苦笑：“我也没有真的舍弃，只是说能做到了就好了，这也是梦话。但是如果真有这个机会到来的话，还会有很多的牵绊，让人也是无法去的。”

“牵绊？”

“家人、朋友，让我会想和他们在一起，离不开这里的人，有他们在是不能去任何地方的。”

听到这句话，海斗的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那我就没什么牵绊，没有相爱的人。”

和哉像受到冲击一样看着海斗。

“……唉？”

“也许是我太冷漠，我不想和家人在一起，也没有人把我当朋友看。”

“没有这种……”

海斗静静地，但是坚定地打断了和哉的话：“就是这样。打个比方说，你不见了会怎么样？你的家人、我都会拼命地找你吧？多半在找到你以前绝不放弃……一直一直找下去。可是，我没有会为我这样做的人，一个也没有。”

海斗对说不出话来的和哉报以一个迷惑似的微笑。

“抱歉，我说了让你不知怎么回答是好的话，忘了它吧。”

从窗口看到外面天空的云彩比刚才厚了，英国的天气经常在变。

这时，好像要打破沉重的沉默一样，列车员的声音传来：“……还有两分钟就到普利茅斯了，请不要忘带自己的行李，下一站是普利茅斯……”

海斗站起来，背起背包。然后向着还坐在位子上的和哉背转过身。

“我先下车了。”

和哉没有看他，点点头。

走出车，海斗用拳头敲敲自己的头，真不能原谅说了让旅行快乐的气氛消失无踪的自己。

（为什么不闭着嘴就好？那样说简直就是在责备和哉！）

后悔折磨着自己。如果可以真希望时间倒转，对，这时候也想到如果能去和哉说的“五分钟之前的世界”就好了。如果这个愿望能实现，就不会再说出那种卑屈的告白，而和哉也不会那么难受了。

“海斗。”和哉追了上来。

海斗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以笑脸迎上去。

